

摩 托 3 号

艾 奇 陆扬烈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以摩托车队丰富多采的生活为背景，描写了严以律己的万小帆，骄气严重的西门虎、娇气十足的姜小霞等不同类型的青年运动员的成长。他们在队长金华等的言传身教带领下，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，严格要求、严格训练，刻苦提高政治素质和车技水平，为保卫祖国时刻准备上战场。

摩 托 3 号

艾 奇 陆扬烈

何祖明 夏予冰 插图 马如瑾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375 字数 127,000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619 定价: 0.49 元

引 子

这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年代的一个春天的早晨。

太阳被火红的朝霞托起在大海上空。东海边远近的山谷，给照耀得一片辉煌。

一条公路，从市郊伸向城南的山区。它时而爬上海涛轰鸣的峭壁；时而盘绕在高山之巅；时而隐没在大森林深处；时而泻下陡坡，穿过山岙，绕过村落。

遍山漫坡的映山红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犹似一支支摆动的火炬。

公路边的一片竹林里，飞出一只布谷鸟，擦过对面山坡上那株银杏树梢。悠长的回声呼应着它的啼鸣：“快快布谷！快快布谷！”余音袅绕，久久不息。

突然间，一阵巨响，仿佛天边滚来的春雷，震撼着这幽静的山谷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辆枣红色摩托车，从绿色山谷的公路急转弯处冲了出来。紧跟着，出现一辆海蓝色

的摩托车。再后面，一辆乳白色的、一辆乌黑的、一辆草绿的、一辆浅灰的……

摩托声震耳欲聋。

车队过处，路面上空腾起滚滚烟尘。远望似有千军万马开进这个山谷。近看时，那一只只车轮，似乎都没有沾着地面。

整个摩托车队，就象一群贴着大地向前冲击的雄鹰。

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要讲的，就是关于这支刚成立的摩托车运动队的故事。

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故事里的主人公们吧：

骑着“枣红马”在前面开路的，是个身材修长、神态潇洒的1号摩托手。他名叫西门虎。西门，是个复姓。西门虎，这个名字确实有点怪。当然，他的名字如何，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，他目前暂时充当教练。不用说，他是全队车技水平最高的运动员。

西门虎后面是男子组组长杜大雄。大雄原是人民警察摩托车队的一位优秀班长。因为他的车技出色，被推荐到摩托车运动队来。只要看到大雄那张淳厚、粗犷的脸，听到他那相当浓重的山东乡音，你就会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。大雄目前临时担任这个车队的队长。

骑在“小白驹”上的万小帆，是车队里最年轻的队员。车技基础也数他最差。但他将在我们的故事里，干出不少惊人的事。

.....

男子组后面是女子组。

女子组组长夏招娣，她高大、纯朴、结实，一看就知道她必定是在农村长大的。她的嘴角边总是挂着微笑，对一切都充满热情和信心。

跟在组长后面的姜小霞，被俏皮的伙伴们称为“啊霞霞”。那是因为，她遇事总爱大惊小怪，呼叫一声“啊呀呀”。小霞是位体专毕业生，车队里的“大知识分子”。她有舞蹈演员般的身材，长着一对秀丽的大眼睛。她的形象，和招娣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.....

这个车队的队长兼教练，名叫金华。他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摩托营副营长。由于工作需要，组织上动员他转业来领导这个车队。同时也是因为他的爱人和孩子，就在城里。

此刻，金华队长正坐在南下的特快列车上。我们要讲的故事，也从这里开始——

1

这群雄鹰，惊天动地冲过绿色的山谷，向临海的一座名叫“仙人坡”的山冈驶去。

仙人坡，是座风化了的山冈，高约三十多米，最大的坡度有五十多度。坡上除了几棵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野草，就看不到别的生命。满眼是小石子和砂粒，滑溜溜的，过路的乡亲说：“这坡，仙人也难上去。”这大概就是仙人坡名称的由来吧。

车队到达离仙人坡还有一千多米的地方，开路的1号运动员西门虎，忽然把他的“枣红马”驶离前进中的线路，在路边停了下来。他举起左臂，发出“车子出故障”的信号。

车子出故障，是很平常的事。

杜大雄是男子组唯一的党员，现在又临时担任队长，所以他把车子在离西门虎不远处刹住了，同时挥手示意车队继续前进。

转眼间，整个车队从他们两个身旁飞驰而过。

杜大雄转过身子，关心地问：“西门，出了啥故障？”

西门虎十分恼火地猛踩起动蹬，只听得“啪啪”声，飞轮就是赖着不肯转动。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车子就出了故障。而且，别人都“平安无事”，恰恰是自己这个教练出了毛病！西门虎的自尊心大受损伤。

这件不愉快的事情，谁要负主要责任？西门虎稍加判断，认为一定是高压线圈出了毛病。对摩托车的机械结构稍懂一点的人，都会知道，高压线圈出了毛病，一踩起动蹬，虽有“啪啪”之声发出，但休想带动飞轮。

西门虎这辆车子，因为维修保养差，所以高压线圈出过三次毛病。前天出第三次毛病时，西门虎要求车队老技工俞树德给调换一只新的。

“修一修，还好用。”老技工说，“调只新的，要十几块钱。一担大米呢！农民种出一担大米可不容易哪……”

西门虎知道，这位外号叫“榆树疙瘩”的倔老头，在这些问题上是抠得很死的。再坚持下去，新的高压线圈既到不了手，反会引出更多的西门虎所谓的“教诲语言”。好好好，算算算！

谁知道，修好的高压线圈，只勉强用了一天，现

在又出毛病了。怎能不叫西门虎心里发火！一发火，嘴里就忍不住埋怨起来：“我说高压线圈已修过两次了，还是换只新的吧。‘疙瘩’死活不肯。斤斤计较，几块钱！结果还是要调新的。又影响训练。贪小失大！”

西门虎越想越火。火越大，理由也就越充足。

从西门虎的唠叨声中，杜大雄把事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。西门虎这种埋怨，他觉得很不妥当。因为事故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，还需调查才能下结论。杜大雄对西门虎最反感的是，他用极不尊敬的口吻在数说老技工俞树德，甚至还给老技工提外号。可是，考虑到西门虎是教练，为了维护他的威信——这有利于开展训练工作，杜大雄没有吭声。

杜大雄下了车，支起车架，绕到西门虎的车旁，弯下腰去，旋开火花塞，帮着西门虎查看一下高压线圈到底坏到什么程度。

火花塞旋开，杜大雄边踩起动蹬，边仔细观察。西门虎也把头凑了过来。

“啪啪啪啪！啪啪啪啪！”随着这急促的爆炸声，火花塞闪出星星火花。

西门虎吃了一惊：高压线圈是好的！自己未加调查的结论，显然是完全错了。

西门虎不安起来。他后悔不该错怪老俞师傅，

更不该胡言乱语瞎埋怨。

杜大雄直起腰，无意之中瞅了西门虎一眼，正好和他的目光相碰。西门虎急忙把目光躲开，他心里非常惭愧。

杜大雄又向车身俯下去，右手食指弯成勾，敲了敲油箱。金属箱发出带着瓮音的“壳壳”声。这表明油箱是空的。杜大雄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又旋开了油箱的圆盖。

“啊呀，糟了！”西门虎这才想起，昨晚收车回去，因为急于给杂技团的朋友们写回信——那是他从杂技团调到摩托车队后的第一封信，没有把油箱灌满。“明天早上灌，也一样。”他对自己说。可是，早晨起床迟了，又忙着把信寄出去，竟把灌油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！这……

西门虎低着脑袋，把自己恨个没完。“这多丢人啊！自己是教练，这事要是让队员们知道了，可真是有脸没处藏。”他心里骂着自己，两眼直瞅路旁沟边一只野兔子洞，恨不得钻了进去。

“把我的油匀一点去，先对付着上午的训练吧。”西门虎耳边响起杜大雄平静的话音。

西门虎似梦初醒，抬起头感激地望着杜大雄。杜大雄已走到他自己的车子边，旋着油箱盖。西门虎

急忙赶过去。

“大雄真是个好人！”西门虎心里说着。他放宽了心，“大雄不会把这件丢人的事讲出去的。一定的！”

等到杜大雄和西门虎赶到仙人坡下，队员们都已支好车架，边休息边等着他们了。

为了追回刚才丢失的时间，杜大雄吹响了哨子，开始整队。

队伍整好后，杜大雄以值班员的身份，向教练西门虎报告说：“男子组实到十二名，女子组实到八名。全队实到二十名，没有缺席。”

西门虎刚才出了个洋相，所以此刻表现得十分卖力。他一方面决心挽回一点时间上的损失，一方面希望在队长来到之前干出点惊人的成绩来，于是，他突然心血来潮，改变了原来的日程（其实，每天的进度，全是由他自己灵感式地安排的）。

“今天的科目，”西门虎举起右手，指着又陡又滑的仙人坡顶，“我们来冲坡。冲上去，我们的车技，就又跃上一个新的高度了。”

他的话，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，不觉抬起头望着令人生畏的仙人坡坡顶。

“现在，我先做一次。”西门虎对队员们说，“请大

家记牢我刚才讲的要领，看好我的动作。”

西门虎转身跨上车，踩响引擎，车子缓缓地驶到离坡约二百米的出发点。

运动员们迅速散开，站在这位教练的车子将驶过的路线的两旁。每个人都目不转睛，注视着西门虎的每一个动作。

西门虎骑在车上，目光向队员们巡视一遍。

他略为整理一下头上戴的圆型海绵衬里的钢盔，摸了摸腰间的宽皮护腰。然后，左脚踩动变速杆，右手转动油门阀。车轮向前滚动了。

车轮越滚越快。车子快到坡下时，已象支脱弦的箭，冲上了仙人坡。

真是说时迟那时快，转眼之间，队员们还没有看清他到底做了哪几个动作，车子已飞上坡顶了。

西门虎在坡顶把车架支起，转身从长统皮靴口拔出一面小红旗，朝坡下的队员们挥了一个圈。

这是一个要大家作好出发准备的信号。

队员们都紧张起来，不安地注视着西门虎手里的小红旗。

坡顶上传来西门虎的喊声：“2号，准备！”

作为运动员排在队列中的杜大雄高声应着，准备冲坡。杜大雄在人民警察的摩托车队工作过三

年。三年中，他骑过两年多摩托车。在民警摩托队里，他的车技是第一流的。但作为一名摩托车运动员，还要作出很多不寻常的努力。

杜大雄因为没有把握，心情就难免有点紧张。他因为缺乏上陡坡的基础训练，当车子冲到离坡顶五分之一的地方，也是最陡的地段，突然猛一摇晃，车子摔倒，熄了火。

坡下的姜小霞还没来得及惊呼出“啊呀呀”的喊声，只见大雄已爬了起来，把车子按倒在坡面上，让飞转的车轮空转，稳住了正要往下滑的车子。然后，他又扶起车子，踩响引擎，但他没有再骑上去，竟出人意外地推着车子，象登天似地走完了最后七八米最艰难的路程。

大雄这股大胆、顽强的劲头，和他在失败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震动了所有的队员。在他摔倒时来不及惊呼出声的姜小霞，这时赞叹地大声惊呼：

“啊呀呀，大雄真了不起！”

杜大雄这一手确实了不起。西门虎对杜大雄也不能不表示钦佩。这当然是指他的精神和干劲。至于车技，西门虎认为那是硬碰硬的事。凭自己的经验，他总认为杜大雄少了一点先天性的什么东西。他对杜大雄很有好感，所以很为杜大雄觉得惋惜……

下面轮到夏招娣了。

招娣是市郊一个菜农的女儿。她从小就在菜地上劳动。十五岁那年，开始骑车往市区送蔬菜。因此，她骑自行车的本领是可想而知的。

这位身材高大、体态健壮的姑娘，是她家乡一带远近闻名的劳动能手。论细活，她培育的菜秧，都是成活率最高、质量最好的。她装的菜筐，高得象座小塔，一只筐可当两只用，而且从不坍下来；论重活，她能挑一百斤出头的担子，走上半里多路不换肩，走上二三里不停担。她骑上自行车，拖一车蔬菜，常把小伙子们比下来。

招娣参加过全市自行车公路赛，曾获得女子冠军。可是，她现在的成绩，也常常赶不上进度。这一回，她的车子才到仙人坡的坡腰，大约调节不当，熄了火。

招娣没有学会大雄那一手，她只好把车子骑回坡下了。

接下去，好几个队员，也都没有能比招娣冲得更高一些。

西门虎呆呆地站在仙人坡坡顶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求救似地望着杜大雄。杜大雄的车技水平，虽比其他队员要高一些，但和西门虎的差距是相当

大的。由于自己车技水平的限制，对全队的训练就拿不出多少好点子。他对西门虎那一套随心所欲式的教练，心里不满又无可奈何。他当然是很着急的。

杜大雄是个对人宽厚的同志，他想着西门虎的车技水平虽然比较高，但从未做过教练工作，因此对西门虎也总是十分谅解的。

杜大雄没有别的办法，心里只是希望那位还没有见过面的队长兼教练金华，早早到队！他在省体委就传闻到，即将到任的金华队长，在战争年代立过一等功。而且，这一等功是骑在摩托车上创建的呢！之后，在军内运动会的摩托车比赛中，还得过名次。有这样的队长，这样的教练，队里的训练成绩是不愁不坐直升飞机的。

仙人坡下，所有的队员都呆望着这难以逾越的坡顶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坡上坡下，空气象是凝固住了。

刚满十八足岁的万小帆，用牙齿咬着下嘴唇。他走出学校大门不久。他的社会生活，是和摩托车运动员的生活一起开始的。一个国防体育运动员严峻的生活道路，应该怎么走，他还无从考虑。和队里所有的伙伴相比，他都带点不同程度的自卑感。

万小帆平时不爱多讲话，喜欢独自思考问题。在

父亲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的影响下，他养成了一种一般年轻人身上不多见的严以律己的思想作风。有时甚至使人感到，这和他的年龄似乎不大相称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下面会讲到。

严以律己的思想，常常使万小帆的自卑感转化成带有强烈自尊心的决心。他立誓要在车技上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！在队里，万小帆暗自选定杜大雄为自己的学习榜样。刚才杜大雄推车上坡顶的惊人行动，又给万小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可是，杜大雄作为一位代理队长，工作没有做出多大成绩。车队已集中半个多月了，生活、学习、训练都有点乱哄哄，这就使万小帆加倍想念着即将来的金华队长。

想到队长，提起金华这个名字，万小帆心里就又惊又喜，甚至还有点说不出为什么的不安情绪。

万小帆的爸爸和妈妈，都是经历过长征的干部。因为战争，小帆生下后，就被寄养在陕北老根据地一户烈属家里。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那年，他爸爸已是一位师指挥员。部队的条件更好了，妈妈赶回陕北，接小帆回家。陪妈妈来的，是爸爸的警卫员。他的名字叫：金华。

那年，金华还没满十八足岁。他和小帆虽然相

差十岁，但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。

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，“小华叔叔”下连队当班长去了。之后，他们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。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不久，万小帆得知已是副连长的“小华叔叔”，调到华东地区的一支装甲部队。后来他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赴朝参战，迎击美国侵略者。从那以后，一晃就是八年！

谁能想到，这对在战斗环境中结成的好朋友，现在要在这支新成立的摩托车运动队里重逢……

站在万小帆身旁的姜小霞，这时最担心教练喊到她的名字。这个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体专毕业生，成天嘻嘻哈哈，最怕动脑筋，更怕艰苦。她总是对自己信心不足，担心出洋相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阵摩托声由远而近传来，打断了运动员们各别不同的思路，立即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。

从市区方向，驶来一辆邮政摩托车。

邮递员同志送当天的报纸和信件来了。他看到队员们在这里，就把报纸和信件留给大家。

西门虎乘机把小红旗插进长统皮靴，和杜大雄打个招呼，做了个下坡的手势。

姜小霞忐忑不安的心，定了下来。她朝万小帆

笑笑，轻声说：“幸亏没有喊到我！我反正是冲不上去的。”说罢，欢快地抢过去接过报纸和信件。

姜小霞飞速地翻着四封来信，把其中的一封高高扬起，对着下坡来的杜大雄高声喊着：“大雄，你的信！体委来的。”

杜大雄的车子在姜小霞身边刹住。他来不及下车，就接过来信，边看边欢叫起来：

“我们队长来啦！”

所有的队员，一下子拥上来，把杜大雄团团围住。

“快念，快念下去！”姜小霞大声催促着。

“队长是昨天到的。体委让他休息三天，料理家务。”杜大雄没有念，把信上的主要内容告诉了大家。

这下子可好啦！

每个队员都欢天喜地。杜大雄还呼出一口大气，好象压在他肩膀上那副大石担，一下子被移走了。西门虎也有相同的感觉。此刻，他心里又钻出一个念头：“还有三天时间。我应该把训练狠狠抓一把，多搞出点名堂来，给队长先有个好印象。”

西门虎来了劲，下车后跳上一块大岩石，提高嗓门向大家大喊大叫：“喂，喂，同志们！我们抓紧时间，狠狠突击三天，练出点名堂，给队长送份象样的见面礼呀！”